

琼崖纵队独立团文工队融汇了不分国籍和地域的队员,成为一支国际主义文艺轻骑队

青春舞曲点燃革命激情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黄晶

1948年,琼崖纵队独立团建立文工队,由此掀开了琼纵文艺革命史上不可抹去的光辉一页。来自五湖四海的20多位队员中,有海南岛上的各族优秀儿女,也有众多的海外赤子;解放战争时期,一批海外赤子毅然回国参加革命,加入这支琼纵独立团文工队,使之有了鲜明的国际特色,成为一支国际主义文艺轻骑队。

琼崖纵队独立团文工队,在战争的岁月里,除了行军打仗外,还肩负着战地鼓动,祝捷庆功演出,军民联欢演出,慰问支前演出,向群众宣传革命理想的重任,他们的演出形式新颖独特,内容具有鲜明的国际色彩,鼓舞了军民的斗志,深受军民爱戴。该队在1949年秋并入琼崖纵队政治部文工团。



文工团员在黎舞演出后留影。



文工团员的苗舞造型。

在革命战争中,革命文艺成为战胜敌人的锐利武器之一,也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,文艺活动为战争服务,歌颂英雄,鼓舞斗志,功勋卓越。

1948年,琼崖纵队独立团建立文工队。这支队伍在海南文昌、琼山一带抗敌伏击,牵制海口市的敌人,他们大部分时间是行军打仗,利用行军休息空隙,进行部队休整,挤出时间从事文艺创作,演出的节目多是从海外带回来的和自己创作的歌舞、活报剧(舞台剧的一种),偶尔也排练解放区编写的《兄妹开荒》、秧歌舞等节目。

国际化演出班底

琼纵文工团老战士周虹回忆,独立团文工队队员当中多数是本地青年,也有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子女。曾任团长的郑放、刘青云、林金光等皆从当年的马来亚归来,云平、周醒、韩惠敏、黄魂、王少明、韩惠芳、云雪英等来自泰国,莫壮勤、梁天、黄良博、邢浪平、周虹、符丽霞、何秀蓉、王子毅、吴平浪、阮炎南、黄邦鼎、黄小华等从马来西亚归来,还有越南、缅甸的归侨,朝鲜的战友老金和老龙等,他们与本地的团员一起,组成了一支活力四射、革命激情洋溢的文工团。

这支国际化演出班底有来自泰国的归侨周醒、林愈、韩惠芳、云雪英善于编导和表演歌舞,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归侨吕子明、梁添精通歌唱和乐器演奏,来自朝鲜的老金、老龙专长于魔术和杂技,还有日本队员擅长演剧和舞台工作,他们不分国籍,没有地域界限,人人斗志昂扬,兢兢业业地服务前线战事。

文工团当年演出的节目,多数是从海外带回来或是自己创作的作品,比如旋律优美、动感十足的《青春舞曲》《唱春牛》《马车夫之恋》等,就是由云平、林愈、陈运南、韩惠芳、吕美珠等人表演,这些舞蹈是他们从泰国归来参加琼纵文工团时排演的第一批节目,具有浓郁的异域风采。

周虹说,独立团文工队演出的舞台一般搭在旷野上,是借老乡们的门板铺架成的,没有现代化的灯光、音响,只靠台前左右两旁吊着两盏汽灯照明,灯光下只见台下席地而坐的黑压压的人群,成千上万只眼睛盯着舞台上演出的歌颂劳动的舞剧《唱春牛》,还有号召青年打蒋参军的“白毛快板”,观众情绪被丰富多彩的歌舞、戏剧、杂技节目牵动起来,在此穷乡僻壤赏舞听歌,怎不陶醉!

素来省吃俭用的乡亲们,此刻把他们沸腾的热情融进年糕、糖块、甘蔗、香烟里,一股脑往文工团同志们的怀里塞,军民感情如同水乳交融。

《青春舞曲》叩响年轻的心

“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,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,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,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

……”

欢快的节奏,动感的舞姿,《青春舞曲》点燃了战士心中的青春烈火,鼓舞青年冲锋陷阵,英勇杀敌,同样唤醒了群众的觉悟,踊跃参军,积极支援前线。

国际主义文艺轻骑队的战士,便如同歌中所唱,追求理想,渴望自由,他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,从条件优越的国外,回到枪林弹雨的家乡,用青春的激情点燃革命之火。

周虹说,跳《青春舞曲》的周醒,就是后来参与创作大型民族舞剧《五朵红云》和独立完成《艰苦岁月》的知名舞蹈家。轻松愉悦的旋律,四个伴舞和两个男女主角的舞步,两把口琴和几个男声在伴奏和伴唱,一面小鼓按节奏敲打,姑娘的服饰在解放区是少有的鲜艳。动人的《青春舞曲》之后,是《达坂城的姑娘》的双人舞节目,既是舞,又是诙谐表演,令人耳目一新。琼纵文工队的战士们跳着青春舞曲,唱着爱情歌曲,充满了一种南洋文化的情调。

周虹回忆,《青春舞曲》的演出条件,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。当时是7人的宣传队,只有一面锣,一个鼓,服装是自己亲手缝制的,6人台上表演,另一个队员则一手敲锣,一手打鼓,大家清唱代替伴奏,克服了一切想到和想不到的困难,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。还有《马车夫之恋》《唱春牛》,这些都是华侨改编异域的故事,不但打开了国人的视野,更是唱响了国际主义的旋律。

敌人的眼中钉 群众的开心果

文艺工作这个齿轮和螺丝钉,服从革命战争的全局。独立团文工队所到之处,就像有一股热流在空气中传播,他们的歌声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,点燃战士和群众对敌人仇恨的火焰。

独立团文工队演到哪里,敌人就跟到哪里,成为敌人的眼中钉。相反当地群众却是夹道欢迎,演了一场又一场,欲罢难休。

此外,独立团文工队的同志大多是归侨身份,华侨的身先士卒,报效家乡,让普通群众更抱有革命必胜的信念。

周虹说,有一次独立团文工团在乌坡、黄岭一带演出,敌人一连三天派飞机捣乱,轰炸造成同志受伤,敌机飞走,演出照常,群众撑着小伞,披着雨衣在街道中观看快板剧《王贵和李香香》《青春舞曲》等节目,演员与群众互相感染,让演出一次次达到高潮。

独立团文工团的同志想方设法满足群众的要求,基本

上做到了有求必应。周虹回忆,独立团文工队在一场万宁演出后遭敌人攻击,退到北大乡妇女学校已是黄昏时分,300多名学员十分高兴,认为文工团难得来一次,要求多看点节目,希望演到天亮(海南有通宵看戏的习惯),结果就赶演新节目,总共演了6个小时。

“白毛快板”一唱再唱,唱完《春攻大捷》,又唱《庆功会上赞英雄》,接着《夏攻胜利》《将军的自叹》,一直演到日出东方,妇女学校的同志才尽兴而散,群众的满意,让饥饿疲惫的文工团员暂时忘却身体上劳累,只有心灵上的快慰相伴。

鼓励青年参军 教育俘虏明辨是非

文工队的文艺战士,随军作战,要作鼓动宣传,还要救护伤员,埋葬烈士,管教俘虏,检查群众纪律,他们既是文艺宣传队又是群众工作队,往往身兼数职,重任在肩。

1949年,为了迎接新一轮的战事,独立团文工队在万宁一带积极投入筹集粮食和扩军的宣传组织工作,当文工队演出快板《送郎参军打老蒋》的经典剧目后,乡长登上舞台号召青年报名参军,当场就有30多名青年主动报名,决心上前线消灭国民党反动派,解放家乡海南岛。

父送子、妻送夫、兄送妹的动人场面,让文艺战士禁不住热泪盈眶,但这都是幸福的眼泪,当时全场沸腾,掌声冲天。

周虹回忆,1949年,解放石碌矿山后大部队继续向南挺进,留下少量部队和文工队的部分同志,管教数百名俘虏。

当时,俘虏中不少人怕受虐待服苦役,不让吃饱饭,不给穿暖衣,文工队便召开文艺晚会,让俘虏参演节目,不仅饭热菜香,让他们吃饱穿好,有病治疗,还从精神生活上给予关照,文艺的微妙寓意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,教育效果自然非凡。

周虹说,记得有一次文工队演出活报剧《抓壮丁》,故事讲述的是国民党抓壮丁去打内战,妻离子散,凄苦伶仃,有的俘虏当时就触景生情,留下悔恨的眼泪……

周虹说,战争时代的中国,能够具备国际特色的文工团很少,文化的大融合和团员的团结合作,创造了令人感慨的文化奇观;从它的怀抱里成长的一批优秀的艺术家,更显示出琼纵文工团的强盛生命力,它的国际轻骑兵的特色值得后人去研究、去追忆。



文工团员打起背包,手提锣鼓,下连去!

本版图片由周虹提供,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翻拍